

# 女生軍訓話當年（下）

陳智涵

## 鋪草爲牀沙地進餐

粵北門戶星子鎮黃村的遠山腰間一簾瀑布——龍弔泉不分晝夜的瀉下，只能給人以想像，可以遠觀，不能近看。我們也只好當它是在遠處掛着的，由大自然的手筆所繪製出來的風景，供我們日夕欣賞，給我們繁忙而又單調的軍訓生活，添潤了一些情趣！

操場邊緣四周，楓樹蒼布，赭紅色的葉子隨風搖曳，繽紛掩映。從樹叢裡偷窺藍天白雲，另有一番景致。稍遠處，盡是松林環抱；當風聲竄起林間的時候，奏出的是天籟，令人陶醉。由於被這樣詩意環境的薰陶，使得我們原有的市侩恬靜和快樂，生活更是充滿了情趣！

星子，你的名字好美，只要聽到你的名字，就會使人聯想到天上的星星。星星雖然高高在天，教人可望不可及；但是由於它的照耀，我們早已沐浴在它的光輝裏，又何必去攀摸它呢？

我們第一中隊的營房，位於距離星子鎮三、四里的一間舊祠堂裏，四周風景美好，楓樹遍野。

，楓林下面盡是稻田，我們的營房像在萬綠叢中一撮紅的，孤立在那郊野中。假如沒有我們這二百多人的兩個中隊，分占了它的每個角落，它簡直就是一間荒涼的，沒有人煙的破屋。

這屋子的正中，是一間供祖先牌位的大堂，堂前有天井，天井兩旁有走廊，前面又是一個大穿堂；穿堂的兩邊又各有廂房；正門還有個院子。在這間祠堂，它的每一尺地方，都須派上用場

，才够全隊的應用。供祖先的大堂和兩邊的廂房，被用作我們的寢室。兩邊廂房都是泥巴地，厚厚的長着一層青苔，人走過以後，就會留下一個深深的腳印。這地方因為丟荒太久了，所以整個寢室都散發出一股難聞的霉氣。

講堂距離寢室約半里，是一間以松皮爲蓋，竹織牆壁，可容三百多人的大堂。堂內前後每隔三尺的距離，分別一行一行的，在地上豎起了六根松木柱子，柱子上面頂着一塊長方形，三個人同用的桌面。桌面刨得光潔細緻；又因材料是新鮮的松木，所以還飄散着陣陣的松香氣息。這種松香有醒腦的功能，每當聽課時遇到瞌睡，只須用力嗅兩下桌面上的香味，人就會馬上清醒過來；要不然的話，就會被值星官抓出來罰站了！

松木桌面真是可愛，淺米黃的顏色，內面還有打開了自己各人的鋪蓋，取出白被單，七手八腳的，把它整理成一張能睡得下一班人的國難大鋪。

鋪。

穿堂是我們集合的地方，再出去就是前門的院子，我們用膳也就是在這院子的泥沙地上。有時飯菜正擺好，忽然來了一陣「無情風」，這一下子可好了，所有的飯菜都像撒了不少芝麻和胡椒粉。而這頓加了佐料的飯菜，沒有一次不是用我們歡樂的笑聲，把它送進我們饑腸辘辘的肚子裏的。

## 松竹爲屋自然之美

圖案。我們每一班，每個人人都有固定的座位，所以對於自己的桌面，更加愛護，很小心的去保持它的潔淨和美觀，甚至連筆尖也不敢碰上一下，恐怕它會沾上墨水。

不知從那一天開始，我們那些漂亮的桌面，竟在一夜之間，分別被寫上了許多打油詩。那些詩讀起來很引人發笑，每張桌面上所寫的寓意和筆跡，各有不同，有些是屬於俏皮的笑話，有些是罵總隊長官的髒話。最吸引人的一首，是描寫總隊部的一個副官，和我們中隊的一個女生，兩人發生的一件不愉快的桃色事件。這首耐人尋味的打油詩是這樣的：「一見鍾情，兩覺無聊，三嫂介紹，四處打聽，五樣禮物，陸續送來，七夕相會，八仙扶持，久久（九）相思，十分纏綿。」

這一類的打油詩，雖然不能登大雅之堂，但在那時我們的眼光裏，總覺得好玩和有趣。因為那首詩所寫的是當時發生的新聞，所以大家在圍觀之後，就七嘴八舌的把它評論起來，一傳十、十傳百，不消一刻工夫就傳遍了全隊；整個講堂像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同學們哄動得沒有辦法安定下來聽講。

## 阮瑞清事件的風波

那首打油詩的真相，終於被我們查得水落石出，原來在第二區團第二中隊，有一個名字叫做阮瑞清的同學，她和總隊部裏的一個職員的太太——詩中的三嫂——，有親戚的關係，那位親戚三嫂對她以關照爲名，把她介紹給總隊部裏的一

位副官。這位副官第一次見到阮同學以後，便下了決心，立誓非追到阮小姐就不罷休。爲着這樣，那位副官便要出了在我們眼中認爲十分卑鄙的手段，用緊逼釘人之法，向阮小姐進攻，一直逼得阮小姐無處可躲，使她弱小的心靈受了嚴重的創傷。她就顧不了什麼面子了，就把這件受

人欺負的緋色新聞，親自抖了出來，而且告到總隊長那裏，這樣子事情就鬧大了！

阮瑞清和我，原是以前在廣州市立五十三小學時代的同學，大家畢業以後就沒有見過面了，這次在集訓團相逢，是分別了五年的重逢。據說，她不是以高中學生的身份，來參加集訓，而是由於這些關係，也許就是要接受那位親戚三嫂擺佈的原因。至於她和那個名叫葉琪中的副官，搞起什麼戀愛風波，只不過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，那又爲什麼要鬧到總隊部去呢？其中大有文章，原來在第一和第二區團裏，早已滲透了很多左派職業學生，隨隊來了星子。他們負有特殊的任務，對集訓總隊的一切，採取見機搗亂。這次眼見有弱女子被職員欺負，他們認爲這是千載難逢的搗亂機會，找着藉口就此興波作浪起來。可憐的、和藹可親而又懦弱的阮瑞清，終於被左派

放大，非把它搗個痛快就不罷手。事情鬧到總隊部去以後，葉琪中被撤職，阮瑞清被退訓，這是總隊長對這件事迫不得已的處置；左派職業學生的搗亂風波，在這時不能不叫「暫停」。

自從講堂上的桌面出現了打油詩以後，隊長吩咐木工把桌面上的文字通通刨掉，桌面保持了

原來潔淨的面孔有好幾天。但是好景不常，過了幾天裏面又出現了另一些文字，甚至有喊打喊殺的，裏面含有很濃的火藥味，而且箭頭已指着

總隊部了。那些搗亂份子，爲何跟總隊部過不去呢？很令人費解，不過從那些喊打喊殺的文字看來，當然是另有用心。自此以後，我們對那些所謂打油詩，再不能以「好玩」、「有趣」的態度來欣賞，而等閒視之了！記得有一首是這樣的！

——「成家莊（總隊部）夜審葉琪中（阮瑞清事件男主角），豬肉佬（肥胖的副總隊長李節文少將）棒挑陳士鴻……。」很明顯的，那撮搗亂份子已經把總隊部的長官，作爲開玩笑的對象了，而且希望借題挑起另一次是非，惟恐天下不亂。

## 楓林魅影幾多謠言

二區團一、二中隊的駐地，是那間孤立的祠堂，四周除了楓樹之外，就是地勢較低的稻田和番薯田，沒有任何人家；看來環境是相當幽靜的，可惜太荒涼了。畢竟我們是受訓的學生，不是正規部隊，而且剛從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而來，對於這窮鄉僻壤的生活，自然覺得很不習慣。說得

明白一點，在心理上總有一點「怕」。例如在半夜醒來的時候，聽到林中的鳥啼，田間各種動物的叫聲，都會感到十分恐怖。像這樣的居住環境，的確很可怕，因為「人」都會怕「鬼」，怕一切會害人的東西。雖然在白天所見的一切，都認為是美好的，但是在夢裏假如把它醜化成害人「精」，那麼，在夜裏的清夢，自然會受到騷擾。

和不少的同學，當時兩隊隊長和隊附，想要看看鬼的樣子，他們就拿了電筒在營房四周，搜索了一陣，結果一無所獲；那些鬼影到底是什麼樣子，存在我們的心中只有一個問號。

認定他們決不是本地人，這樣看來，那當然是其他區團的搗亂分子了。

加上三個由台灣軍轉回滅的女特種戰士。由團部派來的女指導員，總共有一百十二個女性。除了那位指導員年紀長一些，其餘的都是在十六歲到二十歲之間的女青年。這羣女青年，假如在心理上受到什麼鬼怪威脅的時候，恐怕誰都不能關照誰，到時也許只有亂作一團，擺出一副可憐相罷！隊上的男性中隊長、中隊附、特務長和一個小孩勤務兵，他們才不了解女孩子的「怕鬼」心理。隊上有四名炊事兵，他們住在離隊部半里的路亭裏，所以真的要藉着他們來壯膽的話，那又是妄想了！

些謠言，宣布造謠者故意擾亂視聽，興波作浪，志在搗亂。隊長更呼籲同學們要分辨是非，不相信謠言；星子是全縣治安最好的地方，保證沒有什麼流氓來製營的，要我們晚上安心睡覺。

第二天早上，同學又聽到謠言，說是因我們在夜裏關了祠堂的門，裏面靈牌上的鬼魂，因不得其門而入，所以就只好在外面哭叫。我們這樣阻擋鬼魂，罪大惡極，以後鬼魂爲着要報復，會害同學生病，或者害同學死亡。有心人造的謠言，都共同有一個信念——「不理謠言，謠言自滅」

同學們滋生怕鬼的心理，說來話長，那是起

一個）。營房的規矩，自然是「門雖設而常開」，軍營那有關門睡覺的道理。守衛者當然是站在門外，兩目注視門外附近的情況，時時刻刻都在作警戒狀，這樣才能維護全隊的安全。

不知從那一晚開始，三個門外的六個衛兵，在同一個時候同樣的，看到遠處有朦朧的鬼影。因此她們不約而同的大聲驚叫起來，吵醒了隊長。

番薯早餐搶購鷄蛋

我們這羣來自城市，嬌生慣養的青年，今日能够安心留在農村，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，沒有怨言；除了一小撮共產黨的職業學生，四處找藉口，惹是生非之外，我們沒有鬧過亂子。我們都能够配合抗戰的要求，盡量去適應農村的樸實生活，三個月來的軍訓，鍛鍊得一副結實的體魄，堅強的意志，覺得身心愉快，精神飽滿。

薄之感。在吃的方面來說，居住在物產豐富的農村，當然不會鬧饑荒；但是在軍中，因待遇微薄，要講求營養當然不可能，不過我們總會盡力去求補救的。記得那時部隊，通常都是一日吃兩餐的，而我們竟然增加了一道早餐。原來連縣是粵北的谷米和番薯的產地，當我們初到的時候，番薯的價格，每擔只賣六角，後來漲到八角，到我們快要離開的時候才漲到一元，隊上每天供應番薯作早餐，也所花無幾。我們的番薯早餐，是沒有限制的供應，任我們吃飽為止，在最初的十天、八天裏，大家都挑選大的紅心的來吃，用開心的笑聲來爭搶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可是只消幾天工夫，同學們對番薯的興趣，就慢慢的減退了，搶食的情形已成為歷史的陳跡，有些同學勉強吃一條小的，有些甚至連一口也不願再碰一下。這一同，伙夫來收載番薯的籮筐的時候，可就着慌了，他不斷的請求小姐們，一人分一條把它推銷出去；但是這班要脾氣的小姐，却沒有一個領情。伙夫們只好苦着面，又把番薯抬回廚房，再四處去找鄉人把番薯拿去餵猪。

同學們罷吃了番薯以後，鷄蛋就成了我們每天的早餐。買鷄蛋雖然是自掏腰包，由於花一角錢可以買十只，要吃兩三只，也不過花兩三分錢，誰都能花得起。那時我們不懂「營養障礙」的問題，一羣又是貪吃的小子，一有空就想用各種做法來吃鷄蛋；而且總是嚷着「同學們，快來吃鷄蛋啊！」就用「吃鷄蛋」做招呼同伴的訊號。我們每天都好幾只鷄蛋下肚，對於隊上的伙食辦得怎樣，我們就再不介意了！

農村物產豐富，糧食充裕，是長期抗戰的本錢，這是我們大家公認的。

## 水車賊洞假期遊蹤

十二月二十五日有一個重要的假期，那就是紀念蔣委員長在西安蒙難脫險返回南京的「民族復興節」。這一天是全天放假，所以我們就利用二十四的晚上，來一個大規模的耶誕晚會。這個

晚會宗教的氣氛淡，娛樂的氣味濃。真正代表宗教節目的，也許就是那幾首耶誕歌了！聖歌大概練習了十天左右，由趙芳杏同學教唱的，晚會除了聖歌之外，其餘的節目是屬於大眾同樂的雜耍。雜耍花樣繁多，笑料百出，造成了晚會的高潮，把肅穆的宗教儀式，掩蓋得不見踪影。其實在

同學中，曾經受洗的人不多，大家都是因閒得無聊，來湊湊熱鬧；隊上長官也樂得鼓勵同學們，去搞些沒有政治氣味的玩意兒，找些事情來忙

」，總比閒著來「惹是生非」好得多。晚會一直鬧到晚上十一點，返回營房，以一頓糖水番薯「消夜」代替了晚點，博得一陣歡呼，皆大歡喜。

農村民風純樸，沿江的春米小屋全沒有人看管，也沒有偷米的事情發生。他們算好了時刻，才去把春好的白米取回來，然後再換上糙米繼續春，這樣做法多省時省事。

我們沿着江邊，看了好幾間「水對」房子以盡辦法，好使這羣離家的同學找點假期樂趣，所以替我們安排了幾處郊遊。元旦早晨，參加了由區團召開的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大會之後，就由隊長帶領出外，遊覽距離營地十多里的「賊洞」。沿途經過很多村落，又是增加了不少見聞，這些

粵北樸素的農村景色，真使人描不完、寫不盡。就拿河流來說，我們只看過珠江三角洲的網狀河

流，河水在一天中，總有兩次水漲和水退的時刻都是從源頭流向山坡，水流一去不復返。江水下降的時候，水流更速，大有一瀉千里之勢，水聲澎湃，好像萬馬奔騰。聰明的鄉人，就在這個地方，用卵石擋着水源，做了一道堤壩，又在堤旁搭了間木屋，屋內裝上一副春米的「水對」；屋外裝了一個大水車，這個水車距離水面高可一丈多，在每一個車葉上又裝上一個大水斗。水車的每個車葉，藉着下坡的水流衝擊，一直在旋轉不已。等到水斗裝滿了水的時候，就會藉着轉動而向上提升，水斗再次下降的時候，水就會從斗裏倒出來，倒在一條早已裝配好的水管裏；水管裏的水又向下冲，對準落在「水對」的檯上，「水對」就會跳起來，等到水力竭了一下的時候，「水對」又回復狀態而向下春。如是者「水對」一起一落，白裏的糙米就達到被春的目的了。

農村民風純樸，沿江的春米小屋全沒有人看管，也沒有偷米的事情發生。他們算好了時刻，才去把春好的白米取回來，然後再換上糙米繼續春，這樣做法多省時省事。

們單行通過狹路的時候，每一組的帶頭人就要高舉火把，這時誰都要集中精神在路上了！先前的笑聲，都因「緊張」而斂了跡。火把的光仍然不能給我們明確的認路，大家只好摸索而行，這時誰都在專心探路，「無聲勝有聲」，爲的是恐怕精神分散啊！我們走過了這段狹路以後，忽然聽到淙淙的水聲，帶頭的馬上高舉火把，要仔細看個究竟。啊！這才曉得我們的小腿已經沒入積水裏。積水的範圍成了一個小湖，湖的四邊怪石嶙峋，很像百獸爭雄，煞是駭人。我們雖然看得有點害怕，但是爲着好奇，所以對每一種獸形的乳石，都用火把照它作個「面照」，細心的去觀賞一下，這樣才不會辜負那偉大「造物者」的設計啊！

走過了小湖，轉了一個大彎，忽然發現一道曙光，映得路面水光粼粼，大家一時心情大振，也顧不了路滑難走，再向上爬了一個小坡，前路豁然開朗，光線直刺眼睛，火把熄滅了以後，緩緩的出了洞，賊洞之遊圓滿結束。

不虛此行，大有道理：原來我們遊洞的經過是先要在黑暗中摸索，再經一番努力，最後終於見到光明。這種歷程，不是給我們一種很有價值的啓示嗎？返回營地，對遊洞所見的一切，都成爲我們三天三夜的談話資料，好不新鮮！

## 結業典禮軍民聯歡

「天下沒有不散之筵席」，我們在這裡的三個月軍訓生活，就要結束了！結業典禮，對我們來說，可以稱得上是人生的一件大事。因爲我們

能够把握，接受了以前學校所沒有的軍訓課程，學習了報國的基本技能，更可以直接參加救亡的行列，這是多麼教人興奮的一件事；我們能生長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裏，而覺到驕傲！！

結業典禮的隊伍，包括了所有參加集訓的各區團，其中第五區團和第六區團，是從東區的梅縣和南區的恩平同時趕來的。六個區團的學生，總數有一萬五千人，濟濟一堂好不熱鬧。典禮是由省政府李漢魂主席和鄒洪總隊長主持，還有好幾位廳長、處長和省府委員，他們是以貴賓的身份分來參加。領袖委員長更頒給我們每人一份——「克苦耐勞，洗雪恥辱」的珍貴訓詞。我們恭敬的接受這份訓詞之後，都覺得十分興奮，大家把這份珍貴的訓詞，和結業證書一同收藏在行囊裏，珍惜地把它作爲座右銘，以爲永久的紀念。

結業典禮的場面莊嚴兼壯觀，在第二區團原日的大操場上，搭了一個司令臺，操場的地面上分別畫定了各區團站立的位置，六個區團一萬五千人的隊伍，分列式的背着槍，雄赳赳的排成了一個美麗的圖案，這樣的陣容，當然給人一個無法磨滅的印象。臺上長官分別給我們剝切的訓話，作爲臨別贈言，臺下鴉雀無聲，學生們文風不動的聆聽着，這盡是代表保衛國家的生力軍。身在萬人的隊伍中，對於這樣偉大的場面，教我又感動，又興奮，幾乎不能自己。這個典禮給人的印象實在太深了，一生都難以遺忘！

結業典禮在悠揚的軍樂聲和歡呼口號中結束

；在各區團惜別聚餐以後，跟着又在原地舉行總隊惜別晚會。我們第二區團，提供了大合唱和話劇。各區團提供的節目太多了，從開鑼到壓軸，都在熱鬧中進行，表演一直到了深夜十二點多才結束。這次晚會的表演，吸引的觀眾包括了所有的集訓學生和當地的居民，熱騰騰的氣氛，使得星子鎮萬人空巷。這景象，恐怕在這個地方是自有歷史以來，絕無僅有一次吧！

## 升學從戎各奔前程

「軍訓結業」是代表再學習，或參加抗戰的開始。我們整個總隊一萬五千個學生，自然有一部分同學必須返回原校，繼續學業的。例如中山大學的男、女同學，他們是由原來的教官負責領隊，帶他們去雲南澂江（新播遷的校址）繼續讀書。雲南澂江距離廣東連縣，可以說是關山萬里，據說這支返校就讀的隊伍，除了坐了一小段火車之外，其餘的路程，都是採用行軍式前進，途中的辛苦，可想而知；但是對於這羣步行的青年，何嘗不是一種鍛鍊呢？！

那時廣州和附近各縣，都已淪入敵手，大部分的同學是有家歸不得；廣州的公立學校，全部無限期的停課，所以大部分的學生就失學了。廣東當局，爲着愛護這批青年，早已爲我們安排了幾處出路，使我們繼續再接受一些專門的技術訓練；或者介紹軍中工作，這些都是任由我們自己選擇的。關於軍事的；有中央軍校第四分校，派員來招生，軍委會第五政工大隊，招考隊員，軍委會第三戰幹團，招學員受訓，廣東省保安司令部，招政工隊員。還有關於文職的；可以參加省

地方行政幹部訓練所受訓，先學習一技之長，再參加基層建設工作。同學們大都本着自己的興趣，有的連羣結隊、有的三三兩兩，去參加一個新團體。我和另一個同校的同學，決定參加正在始興縣作整訓的第四軍：第九十師的政工隊；這也可算是直接的投筆從戎了！

結訓典禮舉行後第二天，是農曆十二月下旬的一個寒風颶颶的日子，我和約好一起去參加工作的楊鳳儀同學，首先離團踏上自己選擇的征途，當我握手別舊日廣州女中同來受訓的同學的時候，一陣依依之情突襲心頭，眼鏡立刻蒙了一層霧，淚水跟着涔涔而下。好友趙芳杏、馬淑羣二水，繼續前進！（完）

# 中外文叢書簡班生自傳

衛挺生著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 
定價新台幣玖拾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

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，湖北棗陽人，清末考取清華留美，學成返國，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。大陸淪陷受聘菲律賓大學教授，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，翔實生動，要目有：我的早年：冒險進取赴日留學。東瀛奇遇見陳天華。內憂外患束裝返國。赴京趕考公費留美。從密大到哈佛。「中國王孫」挨門賣書。葉公綽的懸賞徵文。南高師的耆宿俊彥。九六公債內幕真相。從政閒話：任立法院財政委員。建議管制發鈔銀行。財部顧問國府主計。任教復旦主經濟系。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議。重返書生生活：在香港和台灣任教。考證徐福出版專著。日本學者謾罵爭論。菲大三位中國教授。發表中菲關係文章。參加世界立法會議。居美後的研究著述。

# 中外文庫 八十回憶錄

戴運軌著三十一開本四百多頁  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本書是物理學大師戴運軌教授的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中大、金大、台大與我。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、大學生的責任、讀書方法、怎樣改進物理教學、如何研讀高中物理、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法、基礎科學的重要性、中大遷校艱苦談、中大遷校中壢前後等篇，是一部學術生活新穎活潑的參考要籍。定價一二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